

第十才子書
馬主

春園



大達圖書局刊行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新式標點駐春園

標點者 王秋帆

校閱者 沈世榮

出版者 大達圖書局

發行人 周健人

發行所 廣益書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四角

序

開宗明義

傳奇關目總玄情，離合悲歡閱變更；
禮在自分贈與聘，盟存何論死起生？
蠅將驥附還馳遠，葉襯花妍亦向榮；

窠臼固知難脫俗，憑空撰出乞真評。

這一首詩，乃全部駐春園總根歷覽諸種傳奇，除醒世覺世，總不外才子佳人，獨讓平山冷燕玉嬌梨出一頭地，由其用筆不俗，尙見大雅典型。好迷傳別具機杼，脫卻俗韻，如奏系偏師，亦能自樹赤幟。其他則平平無奇，徒災梨棗，降而桃花影燈月緣風愈下矣。前傳之作，發端東鄰，實自登樓投帕，脫骨安根，亦本彤管面目，視繡鞋玉盒大有雅俗之分。至於屈身奴隸，如情夢折繡屏家一笑姻緣，卽駐春園諸本無非蝶戀花從，夫有假道於其鄰，却事愈幻而想愈奇，古今奔之獲濟，卓文君後紅拂紅綃固自不乏。然不得成全者比比，荔鏡之卿，琚情驪之瑜，輅雖吐露其才華，於偃蹇際遇，反不若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畏而不救之爲愈也。但事不蹈險冒危，竟爲名

教束縛，亦屬懦夫弱女，膽識雙絕，然後可行張麗貞之自敘，讀者有不爲之生悲乎？臨邛當爐滌器，竟隨駟馬高車，可請適所願矣。末路白頭一齣，幾至鮮終，何況其餘？惟深於情者，庶幾可保無惑乎。雲娥之鄭重，迨後有所逼，爲逃死計耳，非其本心也。綠筠之情摯，與雲娥同，若遇魏提舉，必爲賈雲華，無如口血已渝，視爲陌路，先着已爲高才所據，妬化爲憐，安得不與同心者，安常締結，尙費停雲。與其拖筆累墨，無甯用選采蒙雜，途次收科，較爲捷徑。傳奇雖屬小道，不異畫工，金聖歎論烘雲托月，周櫟園論皺葉渲花，極意描天尊。若於陪輦人物草草，那能襯璧得起天表？亭亭愛月，靈牙俐齒，中竅迎機，侍兒中錚錚佼佼，恐曹瞞所許爲知心青衣，未必能若是也。成人美者，乃適以自成，迨後亦得所耶？庶於慧心不負，若楚王之撇衾兒，無乃不情過甚，安見歐陽氣數相通，容易撞入，慕荆何關痛癢，似乎天外奇峯，然正紫釵之黃衫客，點綴幫扶，斷不可少。若五鳳吟之紅鬚，則喧賓奪主矣。究之得依畝，便成正果，亦足見任俠不可爲而可爲。此詩乃粗疎梗概，看豈擬得其詳，待在下仔細申說。

光緒甲辰立秋中浣偶錄於聽雨之西軒

侯官謝幼衡題

新式點駐春園目次

第一回	窄路遇黃衫無心下種	隔鄰窺白面有意尋根	一
第二回	營巢招燕侶解佩情殷	閉戶斷鴻音掇梯心冷	四
第三回	錦字寄來遲夢鄉喚醒	參星催散速急網奔逃	八
第四回	疑實爲招魂風前隕涕	憑空偏捉影江上聞聲	一二
第五回	假道作鄰奴錐還露穎	盪舟逢宿俠萍且留蹤	一六
第六回	紅綻洩春光針將綫引	月沉迷夜景雪把橋淹	一九
第七回	獻策巧安排踰牆卽訊	通辭驚落月吮墨投供	二二
第八回	鬪筭便開關尋歡出峽	守株垂待兔失望停雲	二五
第九回	昏夜可尋盟安排要路	暗中偏錯認湊合機緣	二九
第十回	故劍現鋒銘備知刼奪	輸基尋救着純用推敲	三三
第十一回	友朋千里隔特致瑤函	妹姊兩情殷齊消魂壘	三七
第十二回	守義共尋盟盡領肝膈	深情翻致病漸入膏肓	四〇
第十三回	析絨如壁合遠役愁生	弛禁獲籠開移居病劇	四三
第十四回	執約遣丫鬟因詩起釁	僞游窺奸友探信求婚	四七

第十五回	當局意如焚途窮守義	旁觀心獨熱打點從權	五〇
第十六回	赴約入深閨雙星對語	東裝關後院一舸偕奔	五三
第十七回	出門逢劫盜借重頂缸	登岸遇捕差包藏對簿	五七
第十八回	事發爲多情投供出首	恩寬由太守改讞問流	五九
第十九回	深心憐燕侶密贈盤纏	援手仗蘭交託馳緘札	六三
第二十回	俠客阻行旌筵遭伏莽	流徒除解錄亨遇班荆	六五
第二十一回	半畝奪三冬操縱舉業	雙閨分兩地贈報情詞	六七
第二十二回	好友作門生暗中摸索	嬌娃充選侍格外搜求	七〇
第二十三回	出節惜同心踟躕顧影	成名欣衣錦邂逅聞聲	七三
第二十四回	禪室話前盟雙星會合	芳園留勝跡三美團圓	七五

駐春園

第一回 窄路遇黃衫無心下種 隔鄰窺白面有意尋根

關白 雨覆雲翻不定，情拴意鎖難開，聞中下著巧安排，後挽前推宛在。邂逅已逢適願，清揚猶費疑猜。猜猜若是未啣來，錯眼兀誰擔待。

話說皇明浙江有女會浣雪者，母葉氏，父名青，字又青，嘉靖間進士，官光祿大夫，與同年翰林吳應松，字翰甫，江南金陵人，時常相遇，青性耿介，不合於時，與都御史蘇廷策有隙，慮其謀己也，遂致仕，返於嘉興，在城外三十里，墨浪墩居住，歸囊甚淡，所居者半畝青山，一灣綠水而已。生下女兒浣雪，十分伶俐，五六歲教以讀書習字，一學而能出口，每多敏捷，公夫婦喜之，自是文情詩思，月異而歲不同，遂自作一字，曰雲娥，別字嬋照，養二婢，一曰惜花，一曰愛月，公夫婦以乏嗣深愛，故未嘗締姻，不期公年老得疾，竟淹然而逝，雲娥與母孤孀，仍以詩史爲消愁之助，奈家事未幾零落，將婢惜花，遂托媒媼，賣與商人，只留愛月一婢，雲娥有所著作，輒命磨墨洗硯，以致愛月亦頗通文字，不圖鄰人失火，延及曾家，猶幸主婢二人，及一個老奴，俱獲脫身，遂投城內親舅葉家，葉公名涉，號曰小舟，官三邊總制，夫人劉氏，見其姑並甥女，落難來投，遂收拾後庭，留夫人大家居住，庭中有高樓，樓下有芭蕉，名曰蕉樓，隔樓有名亭一座，係黃尚書書亭，亭之名曰駐春園。其公子名玠，少字玉史，肄業其中，抱有騎馬露布之才，貌有羊車擲果之態，先大人名之榜號西山，官兵部尚書，在日與在京翰林吳幹甫締姻，翁亦溪爲媒，其官刑科也。厥後黃公逝世，吳公繼，黃夫人致書於吳道及親事，不意吳夫人念母子孤孀，不忍遠別，欲將小姐擬配他人，繼而黃家夫人亦殞，兩家全不提此事，幸得吳小姐承先人遺言，

矢以待字，生以音書遙隔，盟約必渝，全不以之爲意，益勵志攻書，與同鄉歐陽穎，締交莫逆，朝夕聚首於駐春園，分題拈韻，叩鉢成篇。一日，歐陽游楚中，生獨坐高吟，五更時，忽一人從牆跳下，生攜燈視之，乃慨然奇男子，問其故，曰：「小弟姓王名慕荆，近因知己爲勢豪誣陷，弟不勝憤懣，昨夜提刀刺中豪者，恐人追捉，暫匿貴園，望其睡底。」生知是負俠，爲知己報恨，遂許以入，須臾天明，命書僮名奴墨者，置酒飲之，到黃昏時，取白金十兩，對慕荆道：「敵園淺狹，恐事久覺露，薄具微物贈兄，兄可別處藏身，非敢相却也。」荆見生如此，便道：「蒙一日收留，恩已過重，寵賜決不敢領。」生道：「兄俠人也，何故作此腐談，人生相逢，遇有事時，若不能爲知己報恨，同類解紛，真罵名千古。」此微物耳，安足掛意！」荆乃拜受別去，不提生外間偵探，知已遠颺，遂放下熱腸，却說一日，雲娥無事，同愛月登樓晚眺，忽見隔亭疎竹外，一垂髫美男子，年十五六上下，姿猶潘安，神清司馬，心甚憐之，生行吟塔前，亦舉頭見，那隔牆花陰柳色間，一佳人臨風獨盼，一小鬟背後侍立，時時爲小姐撚髮，不覺爽然若失。須臾，雲娥掩着樓窗，帶笑而下，到房中對愛月道：「纔見佳郎，令人心折，若得佳婿，如其人，不負我平生憐才之意矣！但外貌雖甚可人，未知其實學何如？」愛月道：「須密察之。」却說生見佳入下樓，神魂飛越，如有所失，佩遙香散，乃返坐書窗，不覺遙遙月上，射入樓頭，猶留豔影，挑燈染墨，以紀奇逢，有詩爲證，詩曰：

彼美人四章

有美人兮，飛舞容光，含笑凝睇兮，素面相當。望不可即兮，在水一方。褰裳從之兮，道阻且長。彼美人兮，從何處來，洞前容訪兮，彷彿天台。劉郎咫尺兮，耽待遲迴，羽翼若假兮，飛越牆隈。彼美人兮，奚所思，情牽肺腑兮，語在眉。洩春心兮，獨余知，待相呼兮，一問之。懷美人兮，倚畫欄，靜掩玉宇兮，離雲端。渺不見兮，月光寒，強拈毫兮，睡未安。

吟畢，一夜無眠。翌日早起，出外見門前衆人圍聚喧嚷，查問根由。一相識的人指鬚髮半白者道：「這老頭兒，行動慌忙，全無顧慮，將孩子絆倒在地，把那手中所攜油瓶打破，孩子拉住勒賠，反攪拳要打這孩子，十分可惡。鄉隣不服，將他扭住，毒毆一頓洩洩氣。」生進前一看，認是葉家老人家，因對家人道：「此老無心鹵莽，身邊又無錢鈔相賠，以此相爭，應該多少？願代賠，勿要爭鬧。」衆見生發此話，肯代出錢賠，大家放開，生令身邊墨僮進內取鈔，墨僮乖覺，將老人家帶入內廳，回身將錢交付爲首的人，一閃而去。生進內堂，老人家忙來稱謝道：「幸蒙相公救解，得免傷毆，只累相公破鈔，老漢心甚不安。」生道：「些些小事，何必挂口。我雖與汝隔隣，汝老爺外任，未獲登堂，不知家內親眷，尚有幾人？」老人家道：「我原是城外會老爺家人，近因祝融無家，來此借住。老爺姓曾，名青字又青，原任太常卿，娶過夫人葉氏，卽葉總制大人胞妹。我老爺並無公子，亦未曾承繼，單生一位小姐，取名浣雪，十分才貌，尚未議姻。今日葉夫人壽誕，小姐命我出來買些東西，與他上壽，經過此地，瞥眼不濟，撞跌孩童，身上無錢，故有此番口舌。回去報知夫人，令其知道相公好心。」遂引退而別。生送到他出門，歡喜自慰道：「无意中得知樓上美人消息，他家人既云在此寄居，則此女係曾又青之女，葉小舟之甥女無疑矣。」意欲傳情，嬌容無由再覩，思及歐陽生好友，將次到家，當往一探，遂命墨童看園出門而去。適遇愛月取水，生認得是樓上侍立丫鬟，兩下各相顧盼而去。愛月歸，將生外出之事對雲娥說過，雲娥沉吟半晌，命愛月托採花潛往鄰園一探，便知公子何人，慎勿令其瞧見。愛月領命，不數步便到駐春園，伴問墨童道：「亭上可有人否？」墨童道：「我公子外出，獨我在。」愛月又問道：「是何公子？」墨童道：「是我家尙書老爺公子。」愛月道：「公子可有多少年紀？曾婚娶與否？」墨童道：「年方十六，我家公子素負大志，乃以未登科甲，欲娶無媒，加以老爺夫人早逝，是以遲延至今，孤子尚未議婚。姐姐今日來此何幹？」愛月便

托詞道：「我家夫人，昨日登樓，見貴園辛夷盛開，敢思一枝獻佛。」墨僮見愛月如此說，便聽其直進，愛月見書窗几上，有一卷新書，面上書「駐春園新稿」五字，知是生之窗稿，遂取收袖中，仍上亭折辛夷一枝而歸。乃帶笑對雲娥道：「今日不負此一行矣。」雲娥問故，愛月遂將墨僮之言述了一回，乃向袖中，把取來的稿，交與雲娥。雲娥遂啓窗拂几，焚香展讀，但見一卷約五六十篇題目，下書「黃玠著稿」四字，雲娥看完，因念字字篇篇，金玉錦繡，不忍釋手。愛月見雲娥只管翻玩，含笑問道：「公子肝腸，今日盡爲小姐所見，畢竟實學何如？」娥嘆息一聲，便叫愛月道：「天也！余志決矣，不必復言。」二人論了一番，生訪歐陽生，尙未回來，歸到房中，不見几上窗稿，忙問墨僮道：「適有何人到此？」墨僮俱以實告，遂將愛月討花，細述一番，生知此稿，恐是愛月竊去，以達小姐，遂置不問。

【評】此回開宗明義，係屬開門見山，爲之一覽大略已具，所謂隔年下種，來年收穫是也。西廂發端驚豔，俱從君瑞一邊發揮，而駐春園之窄路隔鄰，亦卽西廂之驚豔也。有意尋根，不減佛殿之奇逢也。而獨於雲娥一邊抒寫，而獨於愛月極意助扶，別是一般杼軸，亦見關雎好色之不一，不損內家之閨範。才子當行，佳人本色畢露，於此情事各極其新，筆墨兩臻，其勝可知。雲中矯鶴，不異花間美人，乃得矣。

第二回 營巢招燕侶解珮情殷 閉戶斷鴻音掇梯心冷

詞曰：梁裝玳瑁待雙棲，花外兼泥，柳外兼泥，輕羅剪挂畫樓西，神度香閨，影度香閨，掩巢條變武陵溪，換却新題，出個難題，尋羣無翼逐高低，空費癡迷，猶如癡迷。

且說雲娥自得生實學後，一片憐才深心，固結不解，有時挑燈獨坐，有時倚枕尋思，總在此窗稿中，賞玩不

已遂自想道：『人才之遇，自古爲難，或南北地天，他山遙隔，或形骸咫尺，對面乖離，即使兩美相逢，情懷各屬，而屏雀姻緣，早已締結者比比。今吾有此奇逢，且在隔鄰之下，倘不及時蘿附，不亦當前錯過乎？』思想已切，願望彌深，一日又與愛月登樓玩景，忽見窗前紫燕雙飛，掠簾上下，俯眺駐春園景色，不亦然遂呼愛月道：『我昨有紅羅一幅，繫手帕一方，并那筆墨端硯，可代我取將出來。』愛月聞言，取過紅帕，登樓付與雲娥，仍下樓而去。雲娥便將雙燕爲題，賦詩一首，書於帕上，書畢，將羅帕包着琥珀墜，執在手上，遠望躊躇，沈吟半晌，正玩景間，忽聽琴聲嫋嫋，低頭一看，見生在花下端坐鼓琴，雲娥此際不禁神怡心動，遂將羅帕所題的詩，拋將下去，生正在鼓琴，出於不意，見之愕然，遂停琴韻，看是何物，拾將起來，展開一看，見那帕上題詩一首，見帕上書道：

綠情翦舞春衣，斜拂紅梨度翠微，細雨捲簾情脈脈，清風歷檻影依依；妝樓愛結同心夢，畫閣曾期比翼歸；縱有烟波分去路，遲君一水伴于飛。

蕉樓曾浣雪娥氏題。

生看畢，拍案叫絕，急舉頭致謝雲娥，雲娥不意他舉頭瞧見，不覺臉帶微紅，掩窗而下，及到房中，如有所失，惟是低頭弄指環耳。愛月在旁問道：『小姐對景漫吟，自抒懷抱，西鄰有宋玉，獨不知乎？』雲娥祇是低眉不語，愛月知其有所思，只管盤問，雲娥知不可諱，遂將擲帕之事，對愛月說知。愛月道：『如此休得就誤，小姐有心在那隔鄰公子，可急修函招之。』雲娥聽了，不覺含嗔答道：『安有此事，如彼才貌，怎不令人想慕，坐視無媒，恐爲高才捷足所奪，後來追悔，无益於事，故雖行一時投贈之私，實爲終身定靡他之意，豈爲弄醜致壞芳名，且目下正值秋令，已近場期，日在樓頭纏擾，甯不亂彼精神，致荒舉業，自今以後，吾不復登樓矣。』是後與黃生遂絕消息，并愛月亦不令其往來出入。生一片癡情，日在樓頭站望，竟日忘食廢寢，直至累月不見美人。

影響無聞可尋，心中但有抑悶而已。日挨一日，更見癡迷，只有懨懨一命。雲娥與愛月，以不登樓眺望，故全然不知。生久不見，心內愈堅，日則妄食，夜則忘寢，兀坐書房中細思，無計可施，念及歐陽生與吾至交，不若和他相議，或者別有良策，得以通情，縱使玉人知道，料不怪我輕犯。但此事雖非二人可爲，豈同容易，譬之飲水，冷暖只許自知，問及何益，吾之心病，必得崑崙磨勒一流人物可醫得。歐陽生雖我同窗莫逆，亦尚未知回家，又以槐黃期近，必勸我向蠹簡埋頭。若對他說出隱情，不但不代我設計，反有許多頭巾話，不如勿與他言是，好爲挨久之。愈無聊賴，乃自忖道：「我今日爲情所感，幾至殞生，若無知道，豈不誤了玉人。」算計已定，遂勉強修書一封，令墨僮致於歐陽生處。歐接書在手，便問墨僮道：「汝相公在家，勸修舉業，定然猛進，吾客楚中，昨日初返，汝相公如何得知便致書來？」墨僮答道：「相公抱病月餘，心神恍惚，自言自語，不知是什麼症，今叫我送書來此。」生見書拆開看了，即奔見生，便將雲娥令愛月來至書房，竊去窗稿，一一皆告，并以羅帕所題之詩，以示歐生。乃道：「未知佳人何意，以後音蹟不通，欲不關情，總不可得，近成重病，致書於兄，請來爲弟籌畫。」歐見說，遂把羅帕展開一看，看完，驚起叫絕曰：「世間安有此閨中名士，如此多情，怎不叫人癡死？怪不得足下傾心，但此事明明有據，成就可期，以後不得佳音，在彼或恐足下馳神癡想，以荒舉業，故絕往來，欲足下稍斷此種念頭，暫潛蹤跡，亦未可知。依弟愚見，足下正當勵志秋期，掄魁占解，洞房金榜，大登小登，兩得之矣，何自苦乃爾？」黃生聽了半晌，遂向歐黃生道：「知己愛我情深，謀我實至，弟聽兄言，自此悟矣，癡何爲哉？」自是黃生寢疾日覺漸愈，未歷多時，而場期已屆。歐陽二生各自進場，却說黃生入闈，在坐舍中，搦管沉吟，忽憶雲娥，淒然欲泣，情思迷離，不期舊疾復作，將座場屋認作蕉樓，成離恨天矣。遂伏案而臥，須臾驚覺，更已四計矣。乃強起操筆，一卷已書完整，直至二三場竣，生急欲謀歸。歐陽生曰：「回家甚易，爲路無多，但歸得佳人一

假素心，固爲快事，萬一音蹟仍疎，芳顏莫晤，豈不反添腸折。依弟之見，不如在此等候捷音之爲妙也。」黃生道：「任難見面，卽癡死我駐春園花木昔日彈琴贈帕處，也是所甘心瞑目，那可睽違兩下，天各一方，彼此同嘆。」歐生見他如此，只得依他，生遂別歐陽而歸。一日抵家入門進內，無遺收行李，卽速忙步至駐春園，向隔牆蕉樓一望，不期愛月正在登樓推窗，忽見飛雁排列如字，天上翱翔，愛月遂呼道：「小姐呵，可急上樓來，望一望。」雲娥見是愛月呼聲，便自登樓，步至樓窗，向窗外看去，只見橫空飛雁，排列成行，遂高聲呼道：「雁何無人投字寄來？」生正在樓下尋芳，忽聞雲娥有這話，因向樓前應道：「我小姐如此多情，教小生怎消受得起。」生在樓下目注雲娥，雲娥低頭俯視去，見生的容貌，憔悴消瘦，知其秋試初歸，細玩其容，心甚憐惜，無如愛月將窗欲掩，只得步下樓來。生於此時，不禁心醉樓下，獨立又徘徊自遣，似乎無聊，遂到亭中，更是淒然不安，竟然爲之泪下。因想佳人玉貌，本該配合得其人，况投來錦字，可見有心，今日望雁傳詞，芳心畢露，低頭微笑，無可如何，一天好事，坐視不諧，悲深欲絕，猶自勉強拂几拈毫，成二首絕句，置於几上。詩曰：

青青雙泪拭還流，萬種幽懷注小樓。
對影不堪沉影去，斜陽空倚石欄秋。

忍將舊事付寒流，月朗風清一倚樓。
蕉葉尙知憐寂寞，聲聲窗外伴悲秋。

生吟畢，天色已晚，悶坐書房，孤燈獨對，一夜無眠。東方既白，尙然未知。【評】此折不比上回，上回略陳大略，此折則分派安流，必須別具手眼，方現奇觀。西廂一段姻緣，較此尙覺緩敲一着，然彼大套詞曲，事簡詞多，自必如許鋪張，方見當行本色，不得拘拘筆愛，而駐春園傳奇，另爲一番色相，雖極襯托，不能添足畫蛇，自與隔牆打個照面，擲下情根一折，而登樓贈帕，近於突然而非突也。一見成病，而卽與友相謀，謂之多情而更多也。况一拾羅帕之後，如反沈水底，并無消息可尋，正如海上三山，

奇峯突兀，望之則近，卽之則遙，遇風吹阻，殊屬縹緲，出沒變幻，正不可知。未繙下折，試爲掩卷，強作解人，豈知吾所料耶。本無大異，爲之委曲變換，斯可稱奇，心思空靈，傳奇中不能有二。

第三回 錦字寄來遲夢鄉喚醒 參星催散速急網奔逃

詞曰：情牽意絆夢如縷，喚醒游魂，耳畔聞鶯語，做作那知埋怨誤，錦箋寫擲花間去。這世事翻雲與覆雨，擊破銅壺，漂泊歸何處，消息欲通難訴與，藏舟且辨逃生路。

生一夜無眠，直到早飯時分，乃吩咐墨僮道：「歐相公回家與否，可到他家一探，若是回來，早報與我知道。」墨僮聽說，卽忙走到歐陽生家裏敲門道：「歐相公近日可回家麼？」內應尚未回來。墨僮聽說未曾回家，急轉身回去，報生知道。生又以好友離居，日坐書房飲恨而已。却說雲娥同愛月自從見生樓下答話殷勤，是夜下樓，一夜亦惟撫几托腮，無言兀坐。愛月知雲娥意有所思，便道：「滴纔登樓晚眺，見黃公子逍遙樓下，潛身花塢，竟成司馬之癡容，頓減潘安之逸致，思之心中似有所求未遂，且小姐自昔日貽帖之後，音信久疎，直到今日，怪不得黃郎言我二人有始無終，使人空想丰儀，究無實意，豈不錯了此生憐香真意。」雲娥見愛月如此說，不禁中着心脾，幾乎泪下，乃嘆道：「我正爲此事躊躇進退兩難，無可奈何。」愛月聽過，便道：「小姐休得沒了主張，誤却風流才子，恨終身倘壞公子玉體，那時悔之晚矣。依愛月之見，不若修書一封，招之使來，令其卽刻過樓少敘，以通契闊之私，省得兩處斷腸，豈爲不使。」雲娥道：「正恐冒野合之穢，貽悔終身，以致旁觀恥笑，故思量至屢，不敢作那偷香故事，爲人所輕賤也。」愛月道：「雖如此說，畢竟要具數字，敘那久疎之故，只爲黃郎場期已屆，不敢相擾，以表無他，婉轉致詞，庶可消黃郎愁悶於萬一也。」雲娥道：「此意吾豈

不知，第思幽閨字迹，豈可輕傳，倘或被人所見，甯有不作終身醜談。『愛月』見雲娥如此說，亦不敢強其修書，由其自便。略挨數日，已是揭榜之期，生乃潦草成章，竟爲下第。歐生脫穎囊中，名字高登，歐陽穎中在第三名，愛月聽見外人傳說，知生失意秋闈，遂把黃生下第之事，對雲娥說，知雲娥知道下第，暗想道：『昨日看見黃郎分明我久疎音問，是以相思，容瘦如梅，眉顰似柳，況眼前秋令，加以金風冷落，下第而居，極目蕭條，必增憔悴，不如依愛月之言，聊寄一書，以致慰藉之情，或可消愁解恨。』遂命愛月磨墨拂箋，挑燈振翰，下筆直書。書畢，次早即命愛月將書達生，且囑愛月道：『汝把這書通於彼處，宜即早回。』愛月領命，仍向前日探花駐春園而去。逡巡之際，行到書房亭外，猶牖牖不前，立於窗外，但見黃生睡在碧紗帳內，案前雅具雜陳，無心坐几，觀書，有意夢中尋美，沈吟半晌，即欲回來，乃轉思道：『我若空回，豈不辜負小姐致書一番好意。』竚立久之，但黃生風流人物，一段幽韻，更覺可人，爲門外佳人所見，心內倍加愛惜，不禁直進房中，把煖帳一牽，伸手將枕頭輕輕敲了數下，生夢中不覺吃了一驚，翻身一顧，愛月便低聲道：『公子正在睡鄉，爲小婢喚醒矣。』生知爲雲娥小姐所使，生見愛月深深作揖道：『姐姐今日光臨，怕是小姐有些心事，托汝代傳，小姐一片好心，小生知之久矣。』自隔樓贈帕，望雁傳情，至今渺無音耗，心中寤塊，結於膏肓，每想此情不續，幾欲自盡，何期姐姐今日到來，是救小生之命於既絕也。』愛月聽了，遂將雲娥之書遞於黃生，生未及展開，又問愛月道：『小姐今日必有見教。』愛月道：『妾窺小姐心向郎君已久，奈男女不可無媒苟合，以致貽累郎君貴體欠安，誠爲可恨。此係小姐親手所書，一片心情，盡罄其上，也試展一看，自必瞭然。』生乃將書拆開一看，又致謝道：『若非姐姐指示，幾忘贈帕之情矣。』只見書上寫道：

憶自客樓贈帕之後，音問久疎，所以然者，正恐擾蕩丰神，致減遠揚之志耳。是以芳顏一別，迫隔人天。際

此清風朗月，無時不遙想芝眉，結願既堅，情牽肺腑。伏念足下奇遇玉堂才遙班馬，正擬名魁一榜，何期第落孫山！因知才調絕倫，無如命不由己。秋闈失意，頓減風流，毋亦爲牽情所致。陋質鄙劣，不堪握盃，奈與足下相逢，留情風月，無意功名，室遙心邇，抱歉何如也。獨是青春未去，奪錦有期，那時姓字高題，趨迎有日，鵲鶴比翼，共遂于飛。芸窗雪案，尚須中流鼓棹，切勿日全鵲鴉，只怨年芳徒紛足下之心，無益鍾情之事。至於露白霜高，寒風蕭瑟，尤須保重，勿致欠安。後會有時，妾在香奩待字，始不爲無因矣。忙裏傳言，情長楮短，一經青照，榮荷良深。此上研台伏維藏覽，臨風珍重，不禁神馳。書達。

黃郎文几

辱愛妾會浣雪端肅百拜。

生看畢，歡喜起來，乃暗想雲娥才質，真爲舉世無雙，只看是書尺幅波瀾，措詞無微不至，且見體段大方，非鑽穴踰牆所可比。小生若辜負此意，枉自爲人展讀之時，令人暗想正吟哦間，忽見歐陽生遣家人持書至，生雖失意，志氣不頹，遂對家人道：「相公高中，尚未道府拜賀，反辱書來。」拆開一看，見上寫道：

從君歸後，旅日如年。清夜興思，離魂與落霞同飛。客夢並秋聲共寂。榜中忝標前隊，文章實愧同人。回思才調如君，仍嗟垂翅，恐是龍頭所屬，讓我一籌。他日秋風鵬程萬里，匣中霜雪必耀神光，即有所違，幸勿介意。昔日別弟歸家，想爲隔牆有美，瓊姿豔質，種種關情，花陰月下，諒必稱心。握手天台，料應數度。然此中風味，勿語俗人，足下一片深情，莫瞞知己。弟之短才淺識，已探素心。敬奉寸函，略傳衷曲，餘容面晤，指點疎愚。書到時勿負江干佇望，得登電覽，何既榮光。肅候近安，維期哂納。書上。

玉史黃兄文几。

硯弟歐陽穎頓首。

生看畢，暗思道：「纔得佳音，正圖一會，不期友人書到，欲往相賀，省中隔此不遙，明日可買舟一去。」雲娥小

姐處今日更非前日，相與不全矣，不如亦作一書寄去，托愛月達與小姐知道，多少是好。一主意已定，遂將雲箋一幅，揮毫直書，書畢，遂到蕉樓下一探愛月在否。一無動靜，生又思歐家家人相等全行，遂往外束裝就道。次日抵省，見了歐陽生，致賀畢，便將雲娥致札之事，說過一遍。歐生贊嘆不已，遂與全在省中居住不題。却說雲娥母舅葉總制，素與部將廷略有隙，不期邊人犯境，葉公臨陣被擒，乃與族兄廷策、疏葉公通謀判逆，旨以葉公擬罪當族，刑部文書密行本府。太守姓錢，名國弼，原係曾太卿門生，平日素知曾夫人家眷，寓在葉家西府中，乃密命心腹公差報與曾夫人。母子知道，令母子丫鬟及老管家四人，連夜奔逃外方居住。正在躊躇，忽見公差來到，大家一見震驚，曾夫人見事頭不好，遂自求生，因對雲娥說道：「汝父在日，惟有金陵吳年伯十分知己，目今年伯已故，年母在堂，母子孤單，與吾同病，莫若急投彼處。」雲娥聽說有處藏身，心纔放下，只可憐母舅一家被慘，坐視實難爲情。說畢，夫人小姐並愛月等家，跟着錢太守差人往後門走出。愛月便道：「此行恐不能再入此門，可惜蕉樓上下一派景物，尚未飽觀。」葉夫人道：「如今尙慮及此乎？」雲娥聽見愛月之言，不覺心中難捨，淒然流淚，乃以目視愛月。愛月會意，又見天色尙早，猶未起行，乃潛步竟往春園一探，只見亭前緊閉，寂然無人，不多時天已發亮，只得討轎出城，但見官兵圍住葉府門前，府中四百餘人一時遭此毒慘，不知所爲。曾夫人家眷出城，便叫隨轎管家僱船而去，投金陵吳府來居不題。

【評】是折情事不全，略爲變換，較之寺警，尤覺驚人。傳奇中所謂欲合忽離，欲離勿合，不可捉摸。此折之首，全在擲箋，略見雲娥身分，即第一折題詩贈帕餘波，不全於鑽穴踰牆，粧出虔婆伎倆，綜工掩飾，餘覺可輕。苟此折即附會佳期，或在愛月寄書之時，求歡不放，則女犯淫條，男干穢律，刑家尙有借出勸懲，即係妄人，不願爲此，而此乃于寄書有意，女知野合之污，求合無心，男效共姜之義，諸本傳奇，妍蚩畢備，不必委曲求。